

增订版

凯若斯 读本笺释

上册

Kairos
Reading Greek
Vocabulary and Notes

刘小枫 编修

增订版

凯若斯 读本笺释

上册

Kairos
Reading Greek
Vocabulary and Notes

刘小枫 编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上册/刘小枫编修.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675-0675-6

I.①凯… II.①刘… III.①希腊语—古代—教材
IV.①H7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0727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刘小枫集

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上册)

编修者 刘小枫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7.5
字数 600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2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0675-6/H.630
定价 88.00元(共二卷)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编 修 按

《古希腊文读本》笺释含词解、句解和义疏，为方便配合读本阅读另册单行。

西人编写的古希腊语文教材多不提供词解，也不提供句解。教材为课堂教学编写，学生习读课文得凭靠所学词法和句法自己解析词句，教师随堂纠错。毕竟，现代西方语文与古希腊语文在词法和句法上多少有传承和相通之处。考虑到汉语与古希腊语的巨大差异以及学习条件的不足，编修者不揣固陋简拙，勉力提供词解和句解。

古希腊经典作品大都有很好的笺释本，可惜这些笺释没有进入西方的古希腊语教材。本稿致力于将学习古希腊文与研读经典作品结合起来，也勉力吸纳相关笺注和义疏。

笺释未能提供词形学（词法）知识，因为，介绍这些知识难免需要大量词法表格（详见拙编《古希腊文述要》）。国外的古希腊语法书几乎就是供翻查的词法表格手册（坊间已有多种此类汉语编本），习者只要有一册在手，就不难使用本笺释。如果用死记硬背的老方法，记牢笺释中出现的每个语词的具体词形，也会自然而然熟悉词法。

与编修我国古代诗文读本无异，一旦提供笺释，编修者就有了更多出错机会——尽管如此，为有助世学，旁搜远绍在所不辞。不当之处，盼方家不吝匡正。

目 录

编修按 / 1

第一单元 / 1

礼法与文字 / 3

“这是我的身体” / 7

“至亲的妹妹伊丝墨涅的头……” / 9

“认识你自己！” / 11

七贤与贤良政制 / 15

太初有言 / 19

第二单元 / 23

自然与德性 / 25

冥思自然 / 31

自然诗人的神 / 41

哲人与自由 / 47

如果真理是女人 / 55

第三单元 / 65

在七弦琴上经历爱情的女人 / 67

哦,牧羊人…… / 77

冬日春怨 / 83

福音中的牧歌 / 91

菜园哲人的临终书信 / 99

第四单元 / 107

第欧根尼与两百米赛跑 / 109

痴呆和怯懦 / 117

宁愿被不义地处死 / 121

争吻 / 125

辩才无碍 / 137

诸神与医术 / 143

第五单元 / 153

质朴平实的笔法 / 155

小居鲁士的演说 / 159

小居鲁士的教育 / 163

性命托付给谁? / 171

求签与得梦 / 177

下界的山村 / 185

啊,大海! / 191

“先了解他们是谁” / 197

第六单元 / 201

引言 / 203

何谓“贵族” / 205

城邦诉歌 / 213

丝缕之有纪 / 221

偷看王后裸体的代价 / 229

临终时的伯利克勒斯 / 241

君王的智慧 / 251

隐微颂辞 / 269

不能分享忘川之水 / 277

山民眼中的民主政治 / 287

第一单元

礼法与文字

古希腊文字母的字形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认识希腊语字母的字形。由于我们都熟悉汉语拼音所采用的拉丁字母,熟悉希腊语字母最好的方式是,比较并找出两者的异同。

先看大写字母:

A	B	Γ	Δ	E	Z	H	Θ	I	K	Λ	M
A	B	G	D	E	Z	Ē	Th	I	K	L	M

►以上十二个大写字母中有五个不同。

N	Ξ	O	Π	P	Σ	T	Υ	Φ	X	Ψ	Ω
N	X	O	P	R	S	T	U	Ph	Ch	Ps	Ō

►以上十二个大写字母中有九个不同。

我们将会更多接触到的是小写字母:

α	β	γ	δ	ε	ζ	η	θ	ι	κ	λ	μ
a	b	g	d	e	z	ē	th	i	k	l	m

►以上十二个小写字母中有五个不同。

ν	ξ	ο	π	ρ	σ/ς	τ	υ	φ	χ	ψ	ω
n	x	o	p	r	s	t	u	ph	ch	ps	ō

►以上十二个小写字母中有九个不同。注意希腊文的s有两种写法:结尾一律写作ς,其他情况下一律写作σ。此外,元音字母ι在有的书写形式中会写在另一个元音字母下面,比如:ωι→φ,这称之为ι的下标。

可见,无论大写还是小写,24个希腊语字母中有14个字母的字形与拉丁字母不

同。一旦我们熟悉了这14个字母,至少希腊文的字形就不陌生了。

古希腊语的字母也是古希腊的序数符号,比如从一到十的标识是:

Α	Β	Γ	Δ	Ε	Ϛ	Ζ	Η	Θ	Ι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意6这个数特别,用的是s的小写字母。荷马《伊利亚特》共二十四卷,古希腊语字母有二十四个,因此最后一卷的卷数标号为Ω。亚里士多德传世讲稿(如《尼各马可伦理学》或《政治学》)的希腊文编本,也采用这种方式标明卷数。

古希腊语字母的东/西之分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古希腊并存多种字母(比较秦始皇统一文字前中国的六国文字)。比如,南希腊语就没有Ξ、Φ、Χ和Ω这四个字母,亦即没有ks和ps这样的双辅音字母,没有ph、kh以及长ō这样的爆破音字母。按南方古老的字母顺序,最后一个字母是Υ,如同腓尼基文里的waw(𐤆),后来变成了u。但南希腊语有另外两个字母(共二十二个字母):一个是ϙ(后来写作Ϛ,字母名称为Koppa),发音在o和u前面读k的音(类似于英文的Q)。另一个是Ϝ(字母名称为Digamma),读音ω。在古希腊其他地区,都没有这两个字母。希腊西部与东部(伊奥尼亚方言)的字母表也有差异。因此,字母表中有些字母其实是后来统一希腊文字时附加的。西部和东部的希腊语在使用这些后加的字母时,读音各有不同:西部把Χ读作k-s,东部则读作k-h;西部还部分保留了Ϝ(发音ω)和送气声(H)的读音。

后来的西方语言(如包括现今欧洲大多数语言的载体拉丁语字母)和(西方的)东方语言(如俄语的字母)与古希腊语西部与东部的字母及其读音差异有关。公元前8世纪时,西部希腊文衍生出当时属于希腊的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伊特鲁斯坎文字,罗马人通过伊特鲁斯坎文字接受了西部希腊语字母。拉丁语字母的X就读作k-s,并且也有Ϝ和H这两个字母。从渊源上讲,希腊文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希伯来字母也源于此),然后衍生出拉丁语字母。东部希腊语因雅典自公元前403年走向繁荣逐渐在希腊地区占据主流,晚出的几种斯拉夫民族的文字(西里尔语kyrillische)以及俄罗斯文字,均可经拜占庭希腊语追溯到东部希腊语字母。

►参见Gerhard Pfohl编,《Das Alphabet: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griechischen Schrift》(《字母:古希腊文字的形成和发展》),Darmstadt 1968。

古希腊语的拼读 作为拼音文字,希腊语由辅音和元音相拼而成。我们都学过汉语拼音,初学时用拼音来模拟古希腊语的基本发音,是一条可行的捷径。24个古希腊字母中,元音仅七个:α - ε - η - ι - ο - υ - ω。由于ε/η和ο/ω发音相同,仅有

发音短或长的差异,实际上仅五个,其余全是辅音。与汉语拼音最大的不同是,有四个辅音(ϑ - φ - χ - ψ)是双辅音。如果你用汉语拼音来模仿几乎所有希腊语字母的发音,你就会感到,古希腊文的拼读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难。

五个基本的单元音 α - ε - ι - ο - υ 都可读如汉语拼音,不同的是要分长短; α - ι - υ 可长读可短读, ε 和 ο 则分别有自己的长音 η 和 ω (现代西方语文通常写作 ē 和 ō, 表明 ε 和 ο 的长读):

Σοκράτης [苏格拉底] (切音译法“索克拉特斯”)

Ἰησοῦς [耶稣] (两个并置的单元音需要分读,切音译法“伊厄叟斯”)

Πλάτων [柏拉图] - Βάκχος [沉醉者、酒神信徒] (音译“巴克刻惑斯”)

双元音如 αι - ει - οι - υι 或 αυ - ευ - ου 等等,也可读如汉语拼音:

Οἰδίπους [俄狄甫斯] (切音的译法“俄伊狄普俄斯”)

Ἀθηναῖοι [雅典人] (两个双元音需分读) - Καύκασος [高加索山]

Εὐριπίδης [欧里庇得斯] - Ποσειδώνιος [珀塞多尼俄斯] (两个单元音 ι-ο 需分读)

我们注意到,有些字母上面有各种像标点一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希腊文中的气号和音调符号。

送气号有两种,要么是形如逗号的 ' (如 á), 不发音,要么是形如单引号的 ´ (如 â), 须当作一个辅音字母如汉语拼音的 h 发音。送气号其实是元音字母 η 的辅音化,因此,虽然 ' 无需发音,书写却不可漏掉哦! 发音的 ´ 读如汉语拼音的 h, 与元音(比如) α (读如“阿”) 相拼 á, 就要读如“哈”。

因此,困难的仅是由长元音 η 弱化而来的上标送气元音符号:

ῶμῆρος [荷马] (切音的译法“赫俄默若斯”), 起始的 ´ 要读如带送气声的 η。

不送气的 η 弱化而来的上标元音 ´ 则不发音:

Ἄισχύλος [埃斯库洛斯] (切音的译法“埃斯克绪洛斯”)。

音调符号有三种,形如撇的 ´ 表音调上扬(如 á), 形如捺的 ` 表音调下抑(à), 形如波浪的 ~ 表音调起伏(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注意符号的形状和在语词音节中的位置,对发音的影响可以不必在意。

辅音大多也可读如汉语拼音,差异最大的是希腊语的双辅音(书写看似单辅音):

ζ (发音 s-z): Ζήνων [芝诺] (切音的译法“斯策依”)

ξ (发音 k-s): Ζεύξιππος [斯策乌克西普珀斯]

ψ (发音 p-s): ψυχή [灵魂] (音译“普絮克赫”)

φ(发音 p-f 或 p-h): Σαφώ[萨福](切音的译法“萨菩普福”)

θ(发音 t-h): Πυθαγόρας[毕达哥拉斯](切音的译法“皮特哈哥拉斯”)

χ(发音 k-h): Χενοφών[色诺芬](切音的译法“克塞诺普丰”)

掌握一个古希腊语词,必须连同其送气号和音调符号(比较法语中的开音节和闭音节符号)一并记牢(尤其注意所在位置),即便不会发音也罢。

“这是我的身体”

我们虽然还不识古希腊语，至少已经熟悉好些古希腊的专有名词——人名、地名、专门术语等等。现在，你可以尝试大声读出下面的专有名词（人名、神名、地名），直到可以脱口而出（注意音调、音节等读音规则）。为了熟悉字母，不妨抄写每个语词至少三遍，并用拉丁字母转写每个名词：

Αἴγυπτος [埃及人]

Γανυμήδης [伽努墨得斯]（人间“最美的男童”，《伊利亚特》5.265）

Δημοσθένης [德摩斯忒涅]

Ζέφυρος [西风神]

Ἡρακλῆς [赫拉克勒斯]

Τροία [特洛伊]（切音的译法“特洛伊亚”）

Θερμοπύλαι [温泉关]

Ἰερώνυμος [希耶若纽莫斯]（雅典哲人、纪事作家，公元前290—前230年）

Λιβύη [利比亚]（古希腊指埃及以西的北非，切音的译法“利比厄”）

Μενέλαος [墨涅劳斯]（阿伽门农之弟、绝色美女海伦的丈夫）

Ναυσικάα [娜巫茜卡阿]（《奥德赛》6.15-30）

Ρώμη [罗马]

Υπερίων [许佩里翁]

Φίλιππος [斐力普珀斯]

Χερσό-νησος [半岛]（著名的“伯罗奔尼撒”其实是伯罗奔半岛的音译）

Ὠκεανός [环河]（荷马）、[太古河神]（赫西俄德）

人名和地名译法通常按音译原则译，但我们已经熟悉的一些古希腊人名或地名的汉译与原文读音并不贴切。因为，过去的译者好些并不懂希腊文，往往按英文读音来翻译古希腊人名、神名或地名。要做到切音的译法，需要掌握三个要领：首先，准确掌握古希腊语字母发音和拼读规则；第二，注意双辅音当用两个汉字来对

译；第三，注意有时双元音当用两个汉字来对译。当然，有些译名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没有必要非改过来不可（除非一些不常用的），以免搞得面目全非，徒添混乱（比较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中的译名）。

古希腊语的名词、形容词、代词都有性属（阳性-阴性-中性）和格位变化（比较德语）。如果尽早记住三种性属的冠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会大大加快熟悉名词、形容词、代词词尾的性、数、格形式，因为这些形式有时与冠词的相应形式一致。

单数一至四格	复数一至四格
阳性 = ὁ - τοῦ-τῶ-τὸν	οἱ-τῶν-τοῖς-τούς
阴性 = ἡ-τῆς-τῆ-τήν	αἱ-τῶν-ταῖς-τάς
中性 = τὸ-τοῦ-τῶ-τὸ	τὰ-τῶν-τοῖς-τὰ

古希腊语的“是”动词 与西方现代语文一样，古希腊语的“是”动词有人称、时态、语式等变化。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死记如下四种常见时态和语式的“是”动词人称变化，会大大加快学习进度：

现在时直陈式：

εἰμί[我是]，εἶ[你是]，ἐστί(ν)[他、她、它是]，
ἐσμέν[我们是]，ἐστέ[你们是]，εἰσὶ(ν)[他们是]

▶第三人称用括号括起来的(ν)，指在行文中可能会因随后语词的开首字母的读音而省略。

过去时直陈式：

ἦν[我曾是] - ἦσθα[你曾是] - ἦν[他/她/它曾是]
ἦμεν[我们曾是] - ἦτε[你们曾是] - ἦσαν[他们曾是]

现在时虚拟式：

ᾶ[我兴许是] - ᾶς[你兴许是] - ᾶ[他、她、它兴许是]
ᾶμεν[我们兴许是] - ᾶτε[你们兴许是] - ᾶσι(ν)[他们兴许是]

将来时直陈式：

ἔσομαι[我将是] - ἔσῃ[你将是] - ἔσται[他/她/它将是] -
ἔσόμεθα[我们将是] - ἔσεσθε[你们将是] - ἔσονται[他们将是]

▶比较英语、德语或法语的“是”动词的相应变化。

“至亲的妹妹伊丝墨涅的头……”

“亲妹妹、我至亲的妹妹伊丝墨涅的头”仅仅是个呼语，没有出现动词，因此不算是完整句。由于有了两个形容词 *κοινόν* 和 *αὐτάδελφον* [(*αὐτός* [自己] + *άδελφος* [兄弟、姐妹])的复合]，这个呼语显得很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组的语序与汉语相同——汉语的语序对理解句意十分重要，希腊语则不然。我们习惯于有规则的语序表达，学习希腊语则在一开始就要注意语序缺少规则的表达方式。

这个短语的主干语词是 *κάρα* [头]，人名 *Ἰσμήνης* [伊丝墨涅的] 和形容词 *αὐτάδελφον* [亲妹妹的] 含义都很清楚，但 *κοινόν* [普通的] 虽然是个极普通的形容词，却引发理解上的歧义。索福克勒斯剧作的权威笺注家 Richard Jebb 认为，*κοινός* 在这里是虚用（没有实词含义），起强化 *αὐτάδελφον* 的作用。Jebb 甚至认为，*κάρα* 其实也是虚用，*Ἰσμήνη* 才是主干语词，*Ἰσμήνης κάρα* 不过就是 *Ἰσμήνη* 的“迂回说法”，因此建议译作：“噢，伊丝墨涅，亲妹妹、我至亲的妹妹”。古典学家伯纳德特坚持字面含义，认为 *κάρα* 不是虚用，形容词 *κοινόν* 也并非强化 *αὐτάδελφον* [亲妹妹的]，而是修饰 *κάρα*（即 *κοινόν κάρα* [普通的头]），从而建议译作：“噢，我至亲的妹妹伊丝墨涅普通的头”。

晚近的古典学者狄俄斯柯若依 (Dioskoroi) 认为，两位大师的识读各有得失：Jebb 的译法扔掉 *κάρα* 的确不妥，但 *κοινόν* 在这里强化的确实不是 *κάρα*，而是 *αὐτάδελφον*。因此，*κάρα* 不当视为“伊丝墨涅”的“迂回指称”，而当视为实质指称。因为，我们必须注意戏剧的舞台情景：安提戈涅约会妹妹商议密谋安葬兄长，当时天色未明，安提戈涅（没有手电筒）看不清来者是否就是自己的妹妹，为了确认只能靠手摸，于是有了这样一句呼语。语法上的主词为 *κάρα*，义理上的主词为 *αὐτάδελφον*——诗人用 *κοινόν* 强化 *αὐτάδελφον* 意在强调血亲关系这一传统宗法的基础。换言之，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开场第一句便暗示出全剧主题：传统宗法与新政的立法难以调和。伯纳德特说得不错，伊丝墨涅的头的确不普通，但他未能指出，不“普通”的含义指的是 *αὐτάδελφον*。这样看来，*κάρα* 反倒是对 *αὐτάδελφον* 的强化，*κοινόν* 不妨译作“至亲的”。由此可见，一个普通语词的翻译有时未必凭靠词典就能获得解决，恰切的含义需要由具体语境来决定。著名的利奥德-琼斯译本译作“我的亲妹

妹伊斯墨涅跟我连在一起”算意译，未能紧贴原文语词；著名德语诗人荷尔德林译作 *Gemeinsam-schwesterliches* 则是硬译，两种译法都不可取。

古典学家斯坦纳恰切地指出：*κοινόν*、*αὐτός*、*ἀδελφόν*、*κῆρα* 这四个语词的确有同语反复意味，有如迂回说法，以强调“姐妹关系的共通性”。*κοινόν* 在这里的语义不是“普通的”，而是“共同的”、“共通的”。这句的重点语词是 *κοινόν κῆρα* [共通的头]，暗示血缘相同就有相通的心智，在血亲关系中，相通的心智有肉身纽带（头）。*αὐτάδελφον* 表征的是深邃而古老的血缘共同性，因此反而是重复和强化 *κοινόν* 的含义：安提戈涅一开口就想以血缘关系要求伊斯墨涅参与她的违法行为——要求妹妹与她“看法一致”。

还有一种居然想得出来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解释是：*κοινόν* 在这里带有让人感到恐怖的乱伦血缘的内涵。安提戈涅和伊丝墨涅既是俄狄甫斯的妹妹，又是他的女儿；既是伊俄卡斯忒的女儿，又是她的孙女。宗法血缘共同体以乱伦禁忌为前提，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的血缘关系却基于乱伦。因此，这对姐妹关系与通常的姐妹关系不可同日而语，她们更为“融合”在一体之中。言下之意，安提戈涅的这句呼唤像是在引诱妹妹共同反抗城邦法律，使她们非法的血缘关系合法化。

►关于各种解释的讨论，参见 George Steiner, *Antigones*, Yale Uni. Press 1996, 页 209。

“认识你自己！”

动词的基本形构

“认识你自己”中的动词 γινώσθι[你认识罢]是命令式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其直陈式第一人称单数形式为 γιγνώσκω[认识],两相比较,让人觉得面目全非。由于学过现代西方语言,我们都知道直陈式与命令式的差异,但词形差得这么远,还是让我们感到吃惊:要掌握古希腊语的动词,必须首先了解其构成原理。

古希腊语动词由两个最基本的部分来构成:不变的词干(负载词义)+可变的人称词尾。比如简单动词 φέρει[他(它)带来]这个动词,φέρ-是词干“带来”,词尾-ει是第三人称单数,如果变成-ω(第一人称单数词尾),就是 φέρω[我带来],不定式则是 φέρειν。在古希腊语词典中,动词注册的均是第一人称单数形式(φέρω),而非不定式形式(φέρειν)。

现在时直陈式主动态的人称词尾为:

-ω[我]/-εις[你]/-ει[他、她、它]/-μεν[我们]/-τε[你们]/-ουσι(ν)[他们]

如果你尽快记牢这些词尾,阅读速度会大为提高。

γι-γνώ-σκ-ω[认识]不是简单动词,词干是 γνώ-[认知],最末尾的-ω标明第一人称单数[我]。词干尾音和人称词尾都是-ω,读起来明显不顺口,在词干与人称词尾之间插入起分隔或连接作用的双辅音-σκ,读起来就顺了——这类情形可称为“插入音节”(比较拉丁语 consene-sc-o[我会变老]的sc)。最前面的γι-是附加词首,这是完成时的标志(称为“词首叠加音节”),学过德语的读者会想到denken[思考]的完成时形式ge-dacht[思考过]。可见,动词不仅会因人称而有词形变化,也会因时态而发生词形屈折变化。现代西方语言的动词都有类似的词形屈折变化,我们不难理解希腊语动词的词形变化——需要知道的仅是,无论希腊语动词的变化多么复杂,基本构成词素不外乎四种:最为基本的词素是词干和人称词尾,最为繁复的是在词干与人称词尾之间插入的词素或发生语音变化的情形,至于词首增音则很容易掌握(比如,过去时一律在词干前加ε-)。